

墨

子

冊
四

墨子卷之十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撰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

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

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

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

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

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

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

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無

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

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

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

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可謂倅讀如倉倅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放百姓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

云敷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

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

此下當脫魯字

陽文君曰

今使魯

謂魯陽

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

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

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

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

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

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乃不

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

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

其未詳

天加誅焉使三

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

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

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

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字謂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

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

若此。

舊二字。此倒本。

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

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

一本。

作解。

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

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

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

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

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

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

從服也。

誄未詳。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

者。令之俯則俯。

類字俗寫。

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

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

是似景也

子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多而明刻淮南

非始于葛沅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處

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

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

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

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舊匡字

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惑在臣此翟之謂忠

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

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

可知也或所為賞與舊作興改為是也鮒者之恭字釣

俗寫从魚藝文類聚引此作鮒案玉篇有鮒字云丁

抄寫以意改為大都出自相傳既久亦不改也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

爲賜也

賜字一本作魚賜
藝文類聚本作魚

餌鼠以蟲

餌舊作蚘非
藝文類聚

改

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

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

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

而子愠。是猶欲糶糶。雖則愠也。

售字正
作讎

豈不費哉。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

太平御覽
引作吳慮

冬陶夏耕。自比

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

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

二字舊創
以意改

義者。

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

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

句然

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

以爲得一升粟。

籍籍字
假音

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

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
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
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
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
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
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脫當
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
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
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
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
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教人

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
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而使

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

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

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

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

舊作悅下同此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

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

故吳曰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

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

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

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

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

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

臣，一作笑本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

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糴也。糴舊作糴，下同。以意

鈞之糴，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墨子

游公上過曰：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

之浦書社子三百以封夫子也。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

上過曰：始未知翟之也。墨子曰：唯越王不知翟之意，

雖子過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不聽吾言，用吾道，翟度

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

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

何必越？雖於中國，吾道而受其國，此文義翟亦當爲義

糴子墨子游魏。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

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

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

憲音湛說文云湏說文云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

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

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詳未曹公子而於

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

之衣短從豆聲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

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

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

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

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

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卅肺四字之爲欲

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作駕古字只作奴一本四隅之輪於此

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孟山譽王子

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此正字餘文作腰者

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

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

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

說文云：遂，亡也。从辵，豕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豕字，而忘其本。豕从意也。

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

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

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不言何

王之權以殺白公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

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

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

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

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斬也文說

云斬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

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

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

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

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

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曰字一本無自魯南游

楚焉太平御覽引楚公始為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

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

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

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
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
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
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
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
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
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強而距人，人人亦強而距子。
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
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雝，成太平御覽引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創竹以爲公輸
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雝也，
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之爲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須臾劉三

寸之木

劉鑣引字假音太平

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

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韓非子云

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之巧也用咫尺之

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

拙為墨子太巧巧為輓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

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

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

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

一作與本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

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為楚造雲梯之

械成

張湛列子注云將以攻宋文選注引太平御覽